

## 家劫

這幾年，臺灣社會經濟蓋差，部分政界人士提倡大陸西進个政策，續蟻到工廠一間一間橫忒，蓋多民生工業同科技產業遷徙到對岸中國大陸去，緊來緊多个人分資遣面臨失業，單淨係雲嘉南地區个手帕工廠、做襪个工廠，對原先个百過家變到今下个兩三家定定，大陸个人力工錢比臺灣便宜，企業主為著省資本額嘎全部出走，一夜之間，無頭路个員工變到幾下萬。有頭路做就毋差了，就算係鄉公所掃便所个職缺都有人搶到會死，萬中取一係盡普遍个現象，掃屙糟又仰仔呢？反正有錢好賺就好，但係工作个缺還係已少，尋頭路緊來緊難。

臺灣自從法令開放外籍新娘來臺，婚友仲介个公司一間又一間，在延村這隻典型个細農庄，人口無已多，大概一萬零儕，有河洛、客家族群，少部分係對高山頂頂搬落來个原住民，其中，外籍新娘佔了三成，有越南、大陸、印尼、菲律賓籍个，像連聯合國樣仔，行出去街項迂遶一圈，都做得看到目珠混血个細人仔颯上跌落。

張屋賣牛肉麵个阿清伯係地方上有名个，靠等家傳个手藝同兩個俵仔畜到大，蓋多做大官个人路過延村都會鼻香而來，生理也一日比一日好。

阿清伯个滿子彥翔盡打拚，後生定定就做了公司个副理，過來討了隔壁庄頭陳校長个妹仔秋月，最後一個心願，就係長子國城个婚事一直無麼个消息。

國城皮膚有息把爛瘡，故所長透嚇著蓋多細妹仔，腳又患有小兒麻痺，行起來路腳跛跛，在屋家一日有一日無个搵手簡單廚務，到今快五十零歲還言討姐仔，有成時會鼻著流膿个味緒<sup>1</sup>，該味道就像魚仔臭忒樣仔。二零一零年，熱天該年，國城也討了大陸姐仔<sup>2</sup>陳巧，陳巧，初中畢業，浙江出世，就一日定定，佢就過門做了張屋大心白。結婚半年後，陳巧就擱大肚了，阿清嫂蓋歡喜，張屋又愛添香火了，遽遽去中藥店包了補藥愛同佢好好啊補身體，還不時叮嚀佢愛較細意兜啊。

「這啥中藥味啊？難聞死了！」陳巧手一拂就同裝好个補藥甕了歸地泥，阿清嫂拿掃把同ke壞个碗收摯好勢。

「正經係糟蹋人，有好食就不差了，還這種樣仔啊！」彥翔忍毋核講。

「陳巧个壞脾氣阿清伯也毋敢話佢，都既經討入門了，怪自家足錢買無足貨<sup>3</sup>，算盤打過梗<sup>4</sup>，哪知選這個心白係抽毋來，搵毋去<sup>5</sup>，逐日懈懈怠怠<sup>6</sup>，有擺還拒絕拿牛肉過來，還顛倒講阿清伯無看到佢在看電視个股票分析嗎？無成還愛像肉圓榮仔討了越南姐仔，聽講該暗同門鎖起來，無愛睡共下，還拿走該日个結婚禮金，二個月後就離婚了，還開嘴毋知足个討了一千零萬个贍養費，蟻著歸莊人都知。算啊來自家在地地方上也係有頭有面个人物，假使為著這事情家醜外揚……阿清伯想都毋願去想，心肝肚嘍嘍嘍嘍。

陳巧也逐日睡到盡暗正踅床，也無煮朝分阿清伯兩公婆食，扃糟个東西滿哪仔<sup>7</sup>都係，最尾阿清嫂無法度正請一個外傭來屋家拚掃。

自從阿哥討了阿嫂陳巧，秋月就變做二等地位，延村這位還係一個已傳統个細莊頭，大房个地位係一等高个，有擺，家娘就同秋月講了一句話：「你做毋得比大房較強勢，就算你學歷、能力比阿嫂高，你還係最細个。」秋月還係同話記在心肝肚，大房个地位係已等高个，麼儕也做毋得去打壞這規矩。

秋月識出去外國留學，同彥翔結婚也受到屋家反對，愛秋月過再考慮，佢等反對个理由係雙方家庭背景差距忒大，秋月爺哀驚佢嫁過去會食苦，嫁分賣麵个俖仔有麼个前途呢？兩家也識看過面，張屋人該擺著拖仔鞋來高級餐堂食飯，食湯還拿自己个湯匙去舀湯來食。

「你看！這種家庭你還想嫁過去哦！食飯个樣相恁差斗<sup>8</sup>，你愛聽阿姆个話，阿姆毋會害你啦！」

「話莫講个忒滿啊！」秋月个阿姆美心講。

婚後，彥翔同秋月過等幸福美滿个日仔，但係，花無百日紅……

秋月个妹仔念慈身體無麼个好，係感冒過敏引起个症頭，輒輒發燒，有擺，染著玫瑰疹，一連燒幾下日，這件事，造成以後秋月對阿清伯歸屋人不滿个原因之一。

彥翔早阿哥國城七年結婚，該央時彥翔還係職員賺無幾多錢，同秋月兩儕辛苦蓄錢，打算用自家个能力買一棟樓屋，毋使靠爺哀一分錢，但係這年嘎改變了張屋一家人，也改變了秋月个人生。

離陳巧愛降个時節伸一禮拜，阿清嫂專工喊了對門个玉芝來同陳巧做月，陳巧降了俅仔，行為越來越搨屎，對彥翔兩公婆也長透喚佢等做事，根本都準佢等係下人來使。

「母憑子貴，有子萬事足」，這句話斷真一句也毋會差，目珠生到頭那頂<sup>9</sup>，像愛飛上天，連行路肩胛翹翹都有風呢！在陳巧身項看得蓋顯，仰仔講呢？正過門無半年就擱大肚，阿清伯黏時就買便樓屋分佢等舒適个歇，連過年過節也毋使拚掃，阿清嫂都使錢請人來同屋家清潔。鄰舍就在該閒話講，為彥翔兩公婆毋盼得，喚彥翔兩儕煞猛做人，就毋使做啊會死蓄錢買樓屋，人家大陸嫵較會降，降一隻就有舒適个樓屋一棟，又毋使自家納錢，又有錢好拿，輒輒去逛街遊寮，比臺灣个職業婦女還樂線，一滴仔也毋輸頭擺个皇帝過日。

「做厥張屋个心白還好命啊！降隻俅仔還較贏入門多年个你，細妹人啊！書毋使讀恁多，讀恁多還毋係嫁人了？又有麼个用呢！你看阿旺討个印尼姑娘，也係在屋家渡細人仔麼！」歸日堵著像美玉伯母恁樣十嘴九屎窟个鄰舍，說到秋月心肝肚已毋舒服。

面對這兜長舌个鄰舍，久了，秋月也逼自家做一个左片耳公入，右片耳公出，無恁樣个話，人早就謹死驗無傷了。

所謂：「有子窮不久，無子富不長<sup>10</sup>。」因為降个係俅仔，新來心白，月裡孩<sup>11</sup>，阿清伯兩老對佢係像寶个惜，係張屋第一个金孫，滿月時節做了大餅同紅卵分朋友鄰舍，美中不足个係，這孫仔聖華也得著同國城共樣个皮膚病，大家都同阿清嫂恭喜金孫出世，親戚朋友都相爭來搨鬥鬧熱，哪知正搨過來就鼻著砰臭个味緒，搨了一下就馬上搨轉分陳巧手項，該味緒同國城个體質發著共樣个皮膚病，連做阿姆个陳巧都惱仰會俅仔生著恁樣个病。

三更半夜時節，樓梯該片个間房又係嫌七嫌八一陣大細聲：「都怪你个皮膚病遺傳到聖華，害我帶兒子出去都會被人指指點點，一點面子都沒有，朋友也不敢來找我，大家都怕這味道。」

「你這身子，臭死了，手像人的腳樣兒<sup>12</sup>，還蘑菇什麼！還不趕快給我去別間睡麼？還賴在這，快給我滾啦！」陳巧用一種侮辱、不滿的語氣對國城講。

秋月在外商公司上班，一隻月个薪給也毋算忒差，外語能力好个佢分派駐臺北，兩子哀見面單淨放寮日正做得享受天倫之樂，家娘講今下渡人个乳娘會苦毒細人仔，無秋

月早就同念慈接上去北部待共下，過加分人無法肚接受个係，秋月想帶轉外家分阿姆渡，也離秋月个公司較近，結果阿清嫂話佢毋准帶轉外家。

秋月个朋友都笑佢係憨仔，好好做得享受毋肯，嘎做到像猴核樣仔，無日無夜，身體斯會做壞个，都毋盼得佢瘦夾夾个身體恁打拚。「看若嫂歸日吹冷氣，拋紙票落嘴買燕窩魚翅食，享受在膨凳伸腳看購物頻道，上擺僱出去逛街還在百貨公司看到佢呢！該央時僱還覺著會看毋著人麼，結果正經係你阿嫂，佢大開大使刷卡買鞋、買香奈兒个衫都毋會心軟，兩手還攞到手指無縫，封佢『閃靈殺手』都不為過。」秋月个姊妹伴梅香說。

陳巧對於細叔彥翔也盡惱，同佢看做冤仇人，因為有擺彥翔向阿爸投了陳巧个壞話，故所，佢當想同彥翔逐出去，也講實在話，這屋仔係國城个名下，哪還有細叔个位跡分佢好歇呢？三五時陳巧就在國城面前講壞話，結果國城也走去同彥翔講，愛佢搬出去這件事情。

「阿爸佢等還在，言學行，先學走，佢正入門幾隻月定定，長毛賊就想做大逐僱走了。」彥翔嚙牙 sen 齒个講。對陳巧緊來緊不滿，輒輒冤家羅債，屋家个氣氛也熾到已惡劣。

幾下擺，秋月就像一條魚仔樣仔離開了水，試著留在這愠愠悴悴，艱苦个會死，生活越來越毋自在，壓力也越來越大，想轉外家歇，但係嫁出去个妹兒就像潑出去个水共樣，覆水難收啊！而且又分人講閒話，無法度繼續忍耐落去，再繼續恁樣，佢會發狂失去理智，果真不差，恁樣个一日總算到了，秋月講出了所有个不滿……

秋月幾下日去外地出差，今晡日蓋早轉屋歇睏，順續看念慈，但係佢萬般無想到，阿清嫂特別轉來帶陳巧个俵仔去看病，這景象，分秋月想到舊年該日，秋月無助个帶等細人去看病，啊！心肝肚不免心頭火難忍。

「你恁樣對僱敢有公平！」秋月對等家娘阿清嫂講了這句話。

「該日像火樣般个日頭，僱死命个尋了三間醫院，第一間無開，第二間又門診盡滿，僱又去另外位所，正尋有醫生，該時你等麼人有搭僱啊？假使等你來事情處理好來載个話，就會半晝天了，念慈就一命哀哉了。」

「發燒個時間係早晨頭八點，你喊阿哥載佢等去，但係阿哥無愛搭你話，佢講愛載阿嫂去高雄尋朋友，無時間載細人去看病啊！你使佢都使無停動，佢哪有麼個資格怨嘆呢？」秋月講。

「靠佢等，哼！不如靠佢自家較贏！萬一念慈仰仔，佢定著尋佢算清楚！」結果，佢十點轉來佢兩儕還在屋家吹冷氣看電視，你愛仰仔解釋？」

「麼個都愛忍耐，你喊佢做毋得任何事超過佢，你講阿嫂單淨國中個學歷，喊佢風頭莫忒過，愛分佢有面子，這方面佢做了，你還愛要求佢做到仰仔呢？佢妹仔在你等心肝肚就恁樣無價值係麼？」

「這下，阿嫂打一通電話，你就專工轉屋來載，無成佢個細人仔發燒四十度比毋上一隻流鼻個細鬼仔係麼？佢降妹仔就毋係細人仔，陳巧降個俖仔正係你張屋個子孫麼？你等太偏心超過了！兄弟失和冤家，都係你等縱阿哥阿嫂，佢忍耐就算了，結果無論逐隻事情你都放任佢等毋管，這都係阿姆你造成的！都係你！都係你一手造成個，都係你選個大陸心白造成屋家個亂源……」。

阿清嫂眼視視個看等秋月發譴個咄：「莫再講了。」

長久以來，秋月對阿清嫂該種處事個生活態度方式早就忍在心肝肚園盡久了，這下，心中個不平愠悴像火山爆發一路瀉出來。

結果，阿清嫂聽忒一句話也講毋出來，整個人躡躑起來。

佢毋敢相信秋月會同這兜雞嫫皮個細事怪佢頂頂，聽忒秋月個怨怪了後，阿清嫂繼續講：「愛反叛係麼！死豬嫫毋驚滾糟湯，過講！好好……愛計較同佢計較就著了，你兩公婆為著這細人仔流鼻就牽出三千年個老狗屎，實在還超過，佢無愛搭佢等了！」

恁起阿姆縱陳巧，彥翔也忍毋核講：「阿姆，從今你也毋使再煩心，這屋家，佢等無法度歇了，佢等愛離開，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爐香，反正，寄人籬下也係痛苦，又愛看人面色，既然恁樣對待佢等，等下佢等就會走個，以後各家食飯各火煙，你好好啊保重。」彥翔心寒個講。

「走啊！走得遠遠地最好，這麼失禮的話，你也講得出來，沒趕你們出去就當好心了……」陳巧在旁加油添醋地說，還扶著阿清嫂走進門裡。間日，秋月兩公婆對該「毋係人」歇个屋家搬了出來，開始新个生活。

「乞食寄門樓，緊寄緊入頭<sup>13</sup>」，這句話用在陳巧最得當了，同秋月兩公婆逼走，陳巧這下正暢了，走了兩個蓋惱个人，心肝活活開，嘎喊來一堆姊妹打麻雀，蟻到無日無夜个賭錢搞奈，天光又愛阿清嫂掃瓜子仁个殼，好碗打忒，壞碗在<sup>14</sup>，阿清嫂兩公婆也輒輒拿佢無法度。

「老傢伙的話我才懶得理，嘴是你的，耳朵是我的，我就是生了你張家兒孫，能奈我何？」陳巧狡猾地心裡打量著。

屋漏連夜雨，彥翔這時也無了頭路，打拚幾十年个公司不顧情面就資遣佢。還有還過高毛絕代个事，秋月毋知婚前彥翔識同阿哥國城做保開間小工廠，向銀行貸了會兩千零萬，時機毋好，結果做無半年就關門收忒，留下一堆機械个器材餘款無納，清點結算正知有八百萬，蟻到債主走來秋月這片喊愛還錢。

「到底係仰仔，歸陣人尖在門口。」秋月問其中一位小姐。

「張彥翔遽遽出來！背債一大堆！同僱出來！無个話，放火燒若屋家，看你這個龜孫仔還囡在底背毋出來。」

看鬧熱个鄰舍越來越多，連警察仔都趕來看仰般形，秋月說：「盡壞勢造成大家个困擾，請大家三日後正來，一定會分大家一個交代。」

「口說無憑，僱等愛仰仔相信你講个話呢！」

「著啊！著啊」一群人大聲話等。

「看佢恁有誠意，僱等就相信佢一擺好了！」看起來像係大老闆个中年男人講了這一句話，其他个人也跔等應聲，人潮慢慢仔散忒。

秋月將就對銀行領了這幾年蓄个幾下百萬，也賣了投資房地產个精華地段，全還了這爛債，一隻禮拜下來，總算把事情處理美滿。歸屋時，秋月對彥翔講：「一擺就罉食

屎<sup>15</sup>，莫再為你該無用个兄弟做保，知麼？佢等既經上天無路，落地無門了，佢今下還在屋家享受祭涼，又有烏頭車好駛，佢等呢？麼个都無，佢等愛為將來做打算啊！」

「該兩公婆同佢等害著盡慘，桌頂食飯，桌下屙屎，有人衰過佢等麼？到今也係無啦！屎窟一拍就走，錢哪有還佢等，你看，債都還忒了，害佢伸無半角，毋知前世係得罪到屋家麼个了，正會做狗樣仔分厥欺負，事情蟻大孔，還愛佢來擦屎窟。」佢心肝強強會著火个講。

秋月个阿姆這時也因為橫倒在醫院歇了幾下隻月，無法度帶念慈分外家照顧，孝順个秋月也根本毋敢同這兜事分阿姆知得，佢甘願一儕人去承受，原本个頭路也因為總公司愛退出臺灣市場，秋月領了不少个資遣費倒轉來渡細人仔。

算啊日仔會過了會八隻零月，彥翔還言尋到頭路，有時節看到報紙看到哪位愛應徵員工，佢打早就去公司行號問，但係對方都講既經尋著人了，面試了蓋多家，投過幾多个履歷就像石沉大海，也無半滴消息。為著省錢，秋月尋了一間較便宜个來稅屋，七坪大个位跡，塞到滄滄，除了眠床以外，還做得擺个桌仔好食飯，伸了就係行路个空間。

落大雨个時節，還愛尋腳盆來承，因為這間係四十零年个老磚屋，雖然舊還做得睡，窗門个紗網缺孔就用膠布貼上就做得。

秋月望啊貯金簿伸無三千銀，愁慮个煩勞下隻月愛仰般過日，火都燒到腳脰<sup>16</sup>，苦到會痲痲肚，鑊仔都會吊起來了<sup>18</sup>，秋月只好去接國小代課罔賺來增加收入，為著錢，這係一隻現實个问题，省儉个秋月同銅錢打二十四個結來用，彥翔試著還有老本，兩公婆長透為著錢个處理相吵。

屋家个米桶又無米了……

「等下愛去外背買米了，無臨暗會無飯好食。」你渡一下念慈，佢等下就轉來，秋月對彥翔講。

米店就在市場轉角該位，秋月買好米再順續去買兜啊水果好分念慈食。

市場肚人潮尖到滄滄，水果攤連企个位跡都無，人窮起盜心……

「再窮苦，也做毋得手腳毋淨俐……」秋月恁起阿姆從細對佢个教導。

「頭家，佢伸無幾個銀角了！算佢便宜兜啊！拜託啦！」

唉！也怪自家這下時也命也運也，連一個賣水果个販仔也對佢誚難……錢銀正會做人，有錢正係大爺，這句話秋月這下正體會到。

秋月忍毋核回佢：「你个水果也無蓋萋，還好意思擺攤出來！西山人个濫傢伙<sup>19</sup>！」秋月回了這一句，轉身就走……

「肖查某！歹哈湍！無錢買猶敢聳鬚，話較大聲贏人是無？」攤販氣急敗壞嘶吼著說。

「連一粒蘋果也恁貴」想到這，秋月的面項留下了目汁，這下个佢，結果無力買分妹仔一粒蘋果食。

雖然兩儕个私伽不少，但係緊花錢無半點收入，一日个所費盡量控制在一百銀，打早就蒸包仔，還愛省瓦斯錢，當晝就用電鍋燙青菜同蒸粒鹹卵傍，臨暗就食豆腐同配脆瓜，有成時食兜啊一息肉定定，撐毋飽餓毋死，啜粥罉湯<sup>20</sup>還做得生活，洗身過个水拿來抹地泥、沖便所，對秋月來講，日求三餐，夜求一宿，就愛偷笑了，但係坐食山空又無入帳个日仔係佢每日煩勞个。

三張嘴食飯，每隻月最少愛開銷大略一萬个銀，尿布、奶粉錢，扣忒稅屋个錢四千銀，加上保險費，在這種失業个情形下，保險將就同佢停忒，但係，萬一堵著麼个緊急事情，到時哪有保險金做得申請呢？秋月打量思考緊恁……搵手了張國城該兜濫債，同屋仔還有跟土地都賣忒了，這還毋罉，還拿出多年私伽，現在佢也毋會行到這食石頭傍水<sup>21</sup>个地步了？有本事就莫分佢堵到，毋就打畀做狗爬，剝皮撐薯糠个<sup>22</sup>，佢越想越譴……

彥翔个家庭，物資生活毋會短缺，過慣了有糖好食，毋知藤打個也樹打<sup>23</sup>个，嘎面臨到食甘蔗毋甜了，心態上難免毋慣，頭擺做副理个佢，喊佢去做職員，假使親戚朋友看到了，多少會分人誚誚難<sup>24</sup>。

「你喔！佢無愛同你講話了！」秋月行向門外去，門大聲地啪一聲關了起來。

毋當家毋知鹽米貴，彥翔有擺出去外背買東西，正知物價已貴，因為佢從係細到大毋識去過市場買過青菜，也罔講會做廚了。

「原來秋月恁樣个省儉係為著這家庭，唉！佢真見笑……」

愛睡目以前，彥翔行了過來，對秋月講：「係佢毋好，害你同念慈受苦了，佢無能力買舒適个樓屋分你兩子哀好歇，秋月，原諒佢好麼？」彥翔對早先對秋月个失禮感到壞勢，希望得到厥个諒解。

「佢毋愛大屋仔，佢只愛你好好个打拚，有頭那毋愁無頂可戴，來有時，去有日，好好振作企起來，好麼？」

「為了你同念慈，佢會煞猛認真个尋頭路。」無異久，翔彥應到了玻璃工廠个職務，順利个上班。

這年个寒天對秋月來講，特別个長，也特別个冷。冷風呼——呼大聲个緊吹，吹到窗門乒乓碰碰个，天頂一息雲都無，烏暗个雲遮等月光，樹影定定仔搖動，像條悲傷个哀歌，翕著秋月心頭蓋重，就像一條長長个結，縲个秋月蓋瘰蓋苦；也係一個劫，秋月知這係佢人生註定愛行一條坎坷个路。

從細識聽過老一輩个人講：人出世就落泥注正了<sup>25</sup>，人力無可能去改變个命運，苦日仔過了有幾多，做麼个會堵到該烏心蘿蔔好面皮<sup>26</sup>个陳巧，秋月有時會問上天做麼个愛恁樣對待佢，還愛念慈受到恁樣个對待，無成降妹仔就係雞屎，陳巧降隻俀仔正係金仔係麼，兩個都係孫仔，仰會差恁多？

「分該家子攏著心煩，哪歡喜个起來呢？恁樣个日仔過了幾下年，都會得憂鬱症了，夜夜都失眠睡毋好。」每擺同鄰舍碧霞姐講起這兜往事，秋月又心頭一陣愠悴。

「看開兜啊！一擺生兩擺熟，有恁多上崗，就有恁多下坳<sup>27</sup>。人生就恁樣，歡笑也係一日，悲傷也係一日，做麼个你毋過快樂个日仔呢？」碧霞姐鼓勵秋月講。

「做人啊！毋使忒硬頸、忒有志氣，你就係一條腸仔透屎窟<sup>28</sup>，重要个毋管麼个事情都愛做到耳聾眼珠無看到該兜，恁樣毋會食虧啦！一時比毋得一時<sup>29</sup>，該兩個老貨仔無愛搭你了，分厥阿嫂歸日托核卵<sup>30</sup>迷个昏螻螻，還為佢等想有麼个用啊！」

「碧霞姐，多謝你，無个話係正經會有氣無哪故<sup>31</sup>啊！」

「唉……做人心白蓋難，好心著雷打，雷打好心人，無成愛做小人正做得討兩老歡喜麼？做小人，做毋來。」秋月不免故了一口大氣。

阿清伯既經係六十零歲个老人家了，但係自從彥翔帶等秋月母女離開延村了後，佢一下仔頭鬚蓬白蓋多，頭那毛也跌著伸無幾多，想念孫女念慈个心情係有个，但係，彥翔既經離開屋家有三年零了，念慈也應該愛讀國小一年生了，毋知佢今下生到仰仔？陳巧个俖仔也當大了，性格同陳巧共樣，落雨天供个，有擺還去書店偷東西分人捉著。陳巧也接秋月厥腳毋到，毋像秋月講頭就知尾，但係陳巧處理家務無一樣好个，連人客來也無心招呼，親戚都在背後笑陳巧兜人飯碗毋贏<sup>32</sup>，做人个心白恁好命，伸腳有飯食，伸手有錢好拿。

接代課也毋係穩定个頭路，有成時有，有成時無，秋月聽外家母親有個親戚係做包仔个，聽講生理蓋好，打田打地打毋到手藝<sup>33</sup>，憑籬籬斜，憑壁壁轉<sup>34</sup>，故所秋月決定去同叔姆學兜仔做包仔个工夫手藝。

明村係隻小農莊，秋月兩公婆決定暫時在這落腳，日時頭秋月就去廟唇口賣包仔，彥翔就去玻璃工廠做事。

莊肚个三山國王廟平常時就鬧熱尖尖，短短一條街路巷，就有關帝廟、觀音廟、伯公廟……因此生理在這擺攤最好了，秋月撻等車仔一片行一片賣包仔，可能係帶等細人仔个關係，大家都對褲袋底肚拿錢出來同佢交官，毋聞到屎窟無貼凳<sup>35</sup>，包仔便宜又好食，底背个餡又豐沛，有成時較暗來个還買毋著，秤頭就係路頭<sup>36</sup>，秋月還準備免費个搗茶分人肚渴好飲，分人客試著已感心，還言到臨暗，包仔就賣淨淨了。

今晡日天息把仔寒，包仔比平常還暗兜仔賣忒，

「愛歸去了！念慈。」秋月講。

念慈逐擺都會搵手阿姆收好勢來，看起來差毋多六歲，但係就像七、八歲恁大，同秋月共樣，逐項事都處理个盡好。

「東弓晴，西弓雨<sup>37</sup>，阿姆，佢看到東片有弓出現，天光日定著會好天，念慈笑微微對等秋月講。

「念慈還慶喔！阿姆等下買一個李仔錢糖分佢食好麼？」

「多謝阿姆！」

「秋月！」

一陣聽起來當熟識个聲音，聽到有人喊自家个名，秋月無幹頭轉看係麼人。顛倒還行个過遽，望啊對向个車道，走入去巷仔屏起來。

對方跔个蓋緊，但係秋月還係溜个過遽。無毋著，該係厥家官——阿清伯，秋月對巷仔肚從頭到尾看佢變老過多了，背囊也病病了，看毋出來係該時嚴肅威嚴个家官。這暗轉去，佢無向彥翔講起今晡日堵著阿爸个事……過去了个往事，佢毋願再想起。

毋知過了幾多時間，賣包仔个生理受到大家相惜，人無艱苦過，難得世間財<sup>38</sup>，秋月个生活也漸漸富足起來了，省錢買了一棟樓屋好歇，毋使再過該種吹風受凍个日仔，秋月差毋多忘了延村所有毋歡喜个事，在心靈最底層个位跡，係佢毋願想起，愛想到妹仔念慈發燒四十度該件事，受到公婆恁樣个對待，該痛苦，敢怕一生人都無法肚添放忒个。

早報幾行大个標題錫著秋月目光个注意————延村五歲幼童疑似溺斃漁塭，經搶救後無效————

現代社會不時會有搶劫、火燒屋、分水浸著个消息，但係感到意外个係，這細人仔就係陳巧个俵仔聖華，新聞連續報了幾隻禮拜，最尾朝向他殺去偵辦。

事情仰會分人知呢？原來阿敏暗時睡目都會發夢看到聖華歸身濕漉漉个來尋佢，佢嚇著面 gab 青，一个月人就跌了幾下公斤，瘦到像骨，連日時頭有一滴仔聲音就走到尾瀉屎，看到个人都試著分壞東西膏著了，受到良心个譴責，佢打算去講出實情，但係陳巧不准佢恁樣做。

陳巧經過喪子之痛，同張屋个國城離緣了後，每日噉潏拭淚<sup>39</sup>講俵仔無了，吵愛離緣，討著幾下千萬个贍養費，就同阿敏黏共下了，到尾阿敏實在無法忍受佢个大小姐脾氣，想愛分開，陳巧就威脅佢既經坐上了共條船仔，無法度再幹頭再轉了。

「你怎那麼自私啊！都這般田地了，你怎能如此對待我，我給你衣食無缺的日子還不夠嗎？」陳巧大聲地罵他。

沉船也有報信人<sup>40</sup>，阿敏有擺去池塘該片拿香燒銀紙分聖華，拜託佢莫再來尋了，這光景分檢壞銅壞鐵个阿梅嫂聽著，走去警察衙報警，事情正爆出真相。

原來陳巧同做水泥个阿敏有了毋正常个男女關係，堵好分聖華看著，這下係蜈蚣蟲入雞竇——自尋死路，驚佢濫糝講話，正會分人滅口，最毒婦人心，陳巧本來就毋好這俖仔，遺傳厥爸个皮膚病，就算離緣了，這細人仔佢也毋愛，將就喊阿敏同佢推落池塘底肚沉死。

「你這婦人家仰會恁毒啊！面皮八尺貴<sup>41</sup>，人面像菩薩，心肝像夜叉，連自家降个細人仔也毋放過。」阿清伯氣勃勃地罵。

「這婦人家个嘴樣，佢識佢識過醬<sup>42</sup>，這下，有好戲好看了！」秋月笑了幾下，畫像係知得麼个樣仔。

人算不如天算，手巴掌遮天毋過<sup>43</sup>，原來殺人兇手係阿敏同陳巧，惡事傳千里，一個細細隻个村子，尖滄了十過台 SNG 車，一大陣个記者，訪問有關案情个人物，腳底現出來分人看<sup>44</sup>，阿清嫂這下正知孫仔係陳巧害个，情緒無法度控制，該暗晡嚇腦筋死了，送到醫院時既經無救了。

夜路行多總會堵到鬼，陳巧同阿敏分帶轉警察衙做筆錄，受到法律个制裁，最後都畀判死刑，傳回莊肚，大家都講不肖子孫從子起，阿清伯兩老勞碌債未滿<sup>45</sup>，爺衰賺錢分俖仔使，食盆頭心个<sup>46</sup>國城又拈燒怕冷<sup>47</sup>放任姐仔亂來，正會有這種洩人面皮个見笑事……阿清伯自家也知虧欠彥翔，也後悔當初聽信陳巧弄鬼弄怪<sup>47</sup>个話，於是，只好收起攤仔，離開了延村，選了一個養老院，阿清伯就終老這位，聽講死个時節無一個人陪在脣項，單淨牧師同護士……

國城也破產了，連伸个該棟屋仔也分陳巧變賣，錢都寄轉大陸了，就連阿爸過身，講麼个也無愛同老阿爸設一個靈堂，最尾還通知彥翔去同阿清伯的遺體接了回來，葬儀社開車个學老人阿慶講：「真是報應輪迴，當初阿清伯的父親阿盛死的時候，阿清伯不肯回去看他最後一面，氣得大罵：飼子無肖啦！所以到頭來被詛咒，弄得家破人亡、骨肉離散……」看你爸自細就對你阿兄惜命命，無彩這麼疼，對你較偏心，到尾啊還要細

漢子來幫他處理後事。對啦！聽講他過身前嘴裡碎碎唸交代後事：大子無出脫，無望啊！身後事就愛吩咐我那無緣个細漢後生，愛用土葬，毋愛火葬，過請孝女白琴來恰伊哭……

阿清伯个遺體載歸來放在老屋，家族底背个宗親也幫忙喪葬个準備事項，彥翔个生活也剛起步，也無多个錢同阿爸土葬，故所，選擇了簡單經濟个火葬儀式。

照阿清伯个遺願，彥翔請了孝女白琴來噉，該聲音噉啊歸莊頭都聽得著。

——阿爹啊！你為什麼放阮做你去？開聲叫你也沒應？趕快回來我身邊，你甘忍心放我做孤兒？阿爹啊！阿爹啊！——

「一生人縱大子，到頭來落這地步……連到死，都無俵仔來同佢噉，這請來个也噉个喊皇天<sup>49</sup>啊！哀哉！哀過啊！」

「該央時入門俵就看該大陸嫲像賣布毋用尺<sup>50</sup>个樣相……」

「還係阿清伯有福，該哉滿子同心白還會轉來處理，無个話，降再多俵仔也無效啦！死佬<sup>51</sup>都會變到變著血水歸堆吔！」

國城直到這下都言出現在阿清伯个喪禮，也難怪親戚佢兜討論講閒話。

棺木準備前往火葬場進行火化，歸條路項，該噉聲還係盡高分貝个喊等，就像亡者係孝女个阿爸，噉个聲音分人盡感動，連過路个路人都探頭緊看。

「全部都結束了！」彥翔同秋月講。

「嗯。」秋月哀傷个語氣講。

秋月望看等火葬場高天天个煙囪，恩恩怨怨，該裊裊上昇个輕煙，消逝在藍藍个天空。

## 作者註

1. 味緒：味道。
2. 姐仔：妻子。
3. 足錢買無足貨：以相同的聘金娶媳婦，卻娶到懶媳婦。
4. 算盤打過梗：沒能認清事實，錯估情勢。
5. 抽毋來，搵毋去：個性頑強，不聽使喚。
6. 懈懈怠怠：做事不勤快、懶散。
7. 差斗：荒唐、糟糕。
8. 目珠生到頭那頂：形容人態度高傲，眼睛長到頭頂上。
9. 有子窮不久，無子富不長：有兒子，可以延續家業；沒有兒子，即使有再多家業，也無人繼承。
10. 新來心白，月裡孩：新娶的媳婦、月子裡的嬰兒，特別受到關愛。
11. 手像人的腳樣兒：譏諷人手腳笨拙。
12. 乞食寄門樓，緊寄緊入頭：諷刺佔人便宜還得寸進尺。
13. 好碗打忒，壞碗在：賢能的兒子遠走，不肖子孫卻跟著自己身邊。
14. 一擺就罇食屎：一次就夠倒楣，喻勿自找麻煩。
15. 火都燒到腳腫：比喻事情緊急。
16. 苦到會痲痢肚：家庭經濟非常窮困。
17. 鑊仔都會吊起來：再找不到工作，沒有收入，鍋子都要掛起來。
18. 西山人个濫傢伙：西山地區賣出的貨品極差，屬於地方性俗語。
19. 啜粥罇湯：食粥和著湯吃，比喻飲食簡單儉樸。
20. 食石頭傍水：形容生計無著，沒有東西可吃的窘境。
21. 剝皮撐薯糠个：剝其皮，填上稻穀；稱對仇家嚴厲的懲處。
22. 毋知藤打个也樹打：富家子弟不知錢如何辛苦掙來。
23. 誚誚難難：冷嘲熱諷。
24. 落泥注正了：客家人有宿命論的觀念，認為人的一生，包括婚姻、事業、前途甚至個性，一出生便注定了。
25. 烏心蘿蔔好面皮：面善心惡的人。
26. 有恁多上崗，就有恁多下坳：有多少上坡路，就有多少等量的下坡路。喻有順心便有失意，人、事也如是。
27. 一條腸仔透屎窟：形容一個人毫無心機，生性率直。
28. 一時比毋得一時：此一時彼一時。
29. 托核卵：核卵，男性睪丸。意思近於抱大腿。
30. 有氣無哪啟：極大的委屈，無處申訴。

31. 兜人飯碗毋贏：嫁做人婦，不夠精明幹練承擔家務。
32. 打田打地打毋到手藝：田地會被水沖走，但是技藝卻永遠隨身。喻一技在身的重要。
33. 憑籬籬斜，憑壁壁轉：靠別人倒不如靠自己最好。
34. 毋閒到屎窟無貼凳：忙碌不堪，得不到片刻休息。
35. 秤頭就係路頭：生意人對顧客體貼，將會帶來源源不斷的商機。
36. 東弓晴，西弓雨：傍晚東邊出現彩虹，近日將會天晴；若早上西邊出現彩虹，近日則會下雨。
37. 人無艱苦過，難得世間財：人不經辛苦，很難獲得真正的財富。
38. 噉潏拭淚：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
39. 沉船也有報信人：比喻有人謀財害命，事情再隱密也會被發現傳開。
40. 面皮八尺貴：形容人不知羞恥。
41. 識佢識過醬：對一個人的背景非常清楚熟悉。
42. 手巴掌遮天毋過：瞞騙得一時，卻瞞騙不了一世。
43. 腳底現出來分人看：比喻家醜外揚。
44. 勞碌債未滿：老人家理應休息，但仍辛勞為子女賺錢。
45. 食盆頭心个：不事生產，靠父母供養只顧吃喝。
46. 拈燒怕冷：處世優柔寡斷，毫無主見。
47. 弄鬼弄怪：搬弄是非。
48. 喊皇天：哭得呼天搶地。
49. 賣布毋用尺——（存心不良）「量、涼」客語同音。
50. 死佬：屍體。



## 作者感言

### 羅秀玲

<家劫>這篇小說，是有篇關於外籍陸配嫁來臺灣所衍生的家庭問題。有時候，常看到新聞報導有關類似榮民被騙錢，因想不開而跳樓自殺；亦或是假結婚真賣淫的真實案例，這類題材，都吸引著我想要書寫外籍配偶的題材。這是臺灣目前社會的時代生活縮影，我只是想替社會底層的小人物發聲，只是感嘆人生的無常，家庭的悲哀罷了，而家劫就像一個「結」一樣，困綁著生活的不自由。

客語寫作這條路是孤獨的，幸虧有不少朋友、師長鼓勵我客語的文類創作，也很高應可以用爸媽和阿婆教我的客家話來寫客語小說。最後，很高興這篇小說能夠得獎，也感謝評審們的肯定，我會繼續加油努力寫下去的。